

說岳全傳

一  
玉  
二十冊

增補忠貞堂義說本全傳卷之

第十七回

梁夫人炮炸失而復  
張叔夜假降保河

詩曰

大炮轟雷失而復  
丈夫枉有旋乾

又詩曰

南侵

九大炮放三山口上

那時打放大炮不得有誤衆將

那炮出關對着番兵排下隊伍旗門

不四太了有見這道調遣暗上的喝采

真個話不虛傳梁夫人唱道番奴你是何等

是名來元术道某乃大谷國黃龍府四太子宫拜昌平

南人元帥完顏元术是也南蠻婆可通名來梁夫人道番

奴听着我乃大宋天子駕前御筆親點兩狼關大元帥韓夫人

官拜五軍都督府梁紅玉是也元术道原來就是你某家久聞

你熟按兵械深通戰法豈不識大命人事某家統領大兵來取

你南朝天下如泰山壓卵你若識時務早也降順不獨保全性

命且不失你之官爵可細想想來梁夫人罵殺番奴我丈夫孩

兒的性命俱害在你手內恨不得拿你來碎尸萬段方洩此恨

尚敢搖唇鼓舌元术道你丈夫兒子何曾死俱被某家困在營

中你待降順了我這你丈夫兒子便了梁夫人大怒道依得  
說放馬過來說罷輪起手中刀望兀木就砍兀木豎斧相迎戰  
得五六個回合梁夫人那裡招架得住只得回馬敗下兀木隨  
後趕將上來將近關前梁夫人高叫一聲放炮那三山口上衆  
將正待開炮不道霎時間滿天黑霧迷漫只听得半空中雷  
喇一聲震雲打將下來將那九牛大將軍一震不想這炮轟大  
响噓西泐炸開把那面復關打開一條大路此一回就叫做雷  
震三山三炮炸面復關那兀木起勢擁將上來搶入關中梁夫

人便不得跌華車關已失了急得如喪家之犬漏  
而走前面到一茂林不待想要進去歇息歇

夫人快進來公子在此夫人勒馬看時却

八林中抱公子大哭一場勸公便

說關已失了老爺公子並無下落  
處不覺淚如雨下不表夫人在林

大戰只見帶兵往前後走動你  
得了兩狼關都想搶進關去故此

一勇往外冲來却是馬上一員小將被

一細認却是大公子便高叫一聲我兒爲父

心裁多也將利害殺不過他元帥拍馬上前舉

手那員將領上砍來正中了那將的頭盔忽見那番將

馬上迸出一道白光刀不能下看官你道那員將領是誰却叫

做奇渥溫鐵木只因他日後生下一子名爲忽必烈却是元朝

始祖故有此異那奇渥溫鐵木被韓元帥這一刀吃了一驚拖

鎗敗走元帥暗想這番奴有此奇異日後定有好處當時韓元

帥父子二人併力殺出重圍遙望關前關上却是金兵旗號只

得落荒而走前至茂林之處夫人在林內望見大叫相公孩兒

妾身在此元帥半驚半喜就下馬來公子亦下馬來見了母親

請了安元帥就問夫人爲何失了關隘夫人道只因軍士被

與孩兒陣亡故此妾身出與你報仇不意雲雲三山炮連  
狼故此把關隘失了逃避在此元帥道此乃天意非人力所能  
挽回也夫人道如今開隘已失我們往那里去好元帥道我等  
全往京都候旨便了于是夫妻父子全着奶公奶母一齊往汴  
梁一路而來不提且說兀朮進了兩狼關查點了倉庫錢糧看  
見那鉄華軍使問軍師此車何人置造軍師回說昔日韓信逃  
此軍困住了西楚霸王今日狼主洪福齊天皇天護佑得彼此  
關可趁此銳氣發兵進攻河間府渡過黃河那汴京相日可取  
也兀朮道如此可即整頓糧草起兵去攻河間府且按下不表  
再說韓世忠夫婦等來到黃河地界正遇着欽差官賞旨而來  
世忠夫婦一齊跪接欽差官宣讀詔書說韓世忠失守兩狼關  
本應問罪姑念有功免死削職爲民世忠夫婦一全謝恩交還  
了兩顆印信人妻父子一全回到陝西不表却說河間府節度  
使張叔夜聞報失了兩狼關兀朮率領大兵來取河間府不覺

驚慌心中暗想那陸登何等智謀不能保全韓世忠夫婦賊勇  
異常況有大炮鉄華車尚且失守何況下官想定主意就與衆  
將士議議傳令城上懸起降旗等金兵到來併且詐降以保一  
府百姓免受殺戮之慘等他渡過黃河各路勤王兵集殺敗兀  
朮那時我將兵截其歸路必擒兀朮也諸將領令端正降金不  
道那張叔夜有兩位公子大公子名喚張立身長一丈方面大  
耳二公子名喚張用也是身長一丈面黑而龐這弟兄兩個各  
使一根鉄棍力大無比這一日全在書房中讀書直到了午後  
還不見送飯進來張用對哥七道今日這時候還不送飯來敢  
是忘記了不成張立道我也在這裡想不知何故正說之間只  
見書童端進飯來大公子道爲何這時候纔送來二公子道敢  
是你這狗才往那里去頑耍忘記了該打這狗才你怎麼連我  
二人都不放在心上了書童道今日雖則遲了些還有飯吃再  
過兩日只怕沒得吃了張立道這狗才一發胡說了爲甚事請

就到得沒飯吃書童道二位相公坐在此間刑臺知道外面金  
兵殺來路安州兩狼獾俱已失了如今將到河間府我家老介  
害怕在堂上全衆將商量料理投降之事一府亂慌上的故此  
飯遲倘若加金元米不准投降殺進城來豈不是沒飯吃了張  
用道不信有這等事我家老爺豈肯投降那韓子書童道公子  
不信外面去問加一個不曉得么說罷書童且去了大公子道  
難道我爹也要做奸臣不成二公子道哥也我全你吃了飯去  
問母親若果有此事就向母親討了二三百兩銀子全你逃出  
城去迎着番兵拚命殺他一陣若殺不過我們帶了銀子逃往  
他方再作道理何如張立道兄弟言之有理兩個忙忙的把飯  
吃了全到中堂見了母親說道爹也爲何要做奸臣投降番邦  
是何道理大人道你二人小也年紀曉得什麼此是國家大事  
由你爹也做主連我也只好隨着他二人道既然如此我們要  
二三百兩銀子夫人道此時多忙也要銀子那裡去使張立

道我們要起早買些東西若等金兵進城我們就不好上街去  
了夫人認以爲真隨取了二百兩銀子付與弟兄兩個兩個接  
了銀子回到書房個扎端丑開了後門一路出城來行不到二  
三十里正迎着番兵弟兄二人見旁邊有一座高山就走上山來  
看那金兵如潮似浪滔天不絕看了多時越看越多張用道哥  
哥不必等下去與他打罷二人跳下岡來擺開兩條鐵棍兵  
兵七將番兵打得落花流水頭破血流傷打死無數那  
小將忙忙報與兀朮兀朮傳令衆平章不要傷他與我活着的  
擒將來衆平章得令將二人圍住忽殺到黃昏時分張立不見  
了兄弟心內自想此時不走等待何時舉起一個盤頭使得勢  
大打開一條血路而去只因天色昏暗又走得快因此金兵厚  
他不住這里張用也尋不見哥七冲出圍來落荒而走那弟兄  
兩個今日失散了直到了岳元帥三服何元度纔得會合這是  
後話不表且說兀朮拿不住他弟兄當夜安營扎住到明日發

兵部侍郎近城池只見一將遠上韓人跪接打着牌旗口稱河  
關府節度使張叔夜歸時特來迎請狼主進城小書報與兀朮  
兀朮上前看時果然是叔夜俯伏在地兀朮在馬上問軍師道  
這個人是忠臣還是個奸臣哈迷里道久聞他是第一個忠臣  
叫做張叔夜兀朮道待某家問他便道你就是張叔夜么叔夜  
道小臣正是兀朮道我久聞你是個忠臣爲甚歸降起某家來  
莫非是詐么叔夜道小臣豈敢有詐只因目下朝內奸臣用事  
將黜忠良今潞安州兩狼關俱已失去狼主大兵到此諒小臣  
兵微將寡怎能迎敵城中百姓必遭荼毒故此特願歸順以救  
合郡生靈並不敢希圖爵祿望狼主鑒察兀朮听了道如此說  
來果然是個忠臣先見識天時仁心救民是個好人某家  
就封你爲魯王仍守此城我的大兵只收你的犒賞進城而去  
不許進城如有一人不遵擅自進你城者斬首號令叔夜謝恩  
而退叫衆軍嚴出犒羊酒犒衆番兵吃了俱各進城而過來

黃河日疎一空地安下營盤打造船隻等待渡河不提且說地  
方官飛報入朝這日正值欽宗設朝坐殿進本官俯伏啟奏元  
本大兵五十餘萬已近黃河望陛下側速發兵退敵欽宗大驚  
便問衆卿金元本兵勢如何策退之當下張邦昌奏道潞  
安州陸登肅節韓世忠夫婦棄關而逃今河間張叔夜又投降  
只剩這黃河阻住若過了黃河汴京甚危臣觀滿朝文武全才  
無如李綱宗澤聖上若命李綱爲大帥宗澤爲先鋒決能退得  
金兵欽宗進奏降旨拜李綱爲平北大元帥宗澤爲先鋒領兵  
百萬前往黃河退敵二人領旨出朝這李綱雖是個有謀有智  
的忠臣但是個妄官不會土陣斷殺今金兵勢大張邦昌明上  
要害他的性命故此保奏那李綱回府與夫人辭別忽見階下  
下站着一個長大漢了李綱便問你是何人那人跪下答道小  
人就是張保李綱道你一向在那里張保道小人在外邊做些  
生意李綱道你可有些力氣么張保道小人走長路挑得五大

百斤京西夫人道老翁可帶他前去早晚伏侍李綱就命  
張保收拾隨行到了次日宗澤來請元帥起兵李綱接進相見  
已畢李綱便道老元戎你看那些奸臣如此利害明也欲害下  
官保奏領兵老夫性命全仗週庇宗澤道元帥放心吉人自有  
天相二人一全出府上馬來到教場點齊五萬人馬發炮起行  
一路來到黃河口安下營寨沿河一帶撥兵把守將四面船隻  
收拾上岸宗澤寫下一封書托差人星夜往湯陰縣去請岳飛  
全眾弟兄前來助戰正是

要圖定國安邦計

預脩擎龍捉龍人

畢竟李綱和宗澤兩個怎生退得金兵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金元木水煉渡黃河

張邦昌奸謀傾社稷

詩曰

塞北朔風刀斗驚

宮牆狐兔任縱橫

慚愧上方無請處

戀奸賊佞恨方伸

且說那宋澤差人往湯陰縣去不多日回來稟說岳相公病重不能前來那些相公們不肯離了岳相公俱各推故不來小人無奈只得回來稟護宗澤長嘆一聲岳飛有病此乃天意欲喪宋室也且說元本差張子國元帥烏國龍烏國虎往河間府取齊船匠脩辦木料在黃河口搭起廠蓬打造船隻整備渡河李綱探曉的實即着張保領數十隻小船保守黃河口上以防金人奸細過河窺探那日張保暗想聽得入說番兵有五六十萬不知是真是假我不免過河去探聽個信息算計定了到黃昏

後帶領十來個水手放一隻小船越着星光搗到對岸把船藏  
在荻葦中間捱到五更張保腰間挂着一把短刀手裏提着一  
得上岸輕七左到營前有許多小番俱在那裡打盹張保一手  
撈翻一個夾在腰裡飛跑就走到一個林中放下來張保他  
消息那曉得夾得重了些只見這人口中流血已是死了張保  
道悔氣拿個不濟事的一面說又跳轉來又撈了一個那小  
番正要叫喊張保拔出短刀輕七喝道高徽殿便殺了得又飛  
跑來至林中放下問道你實說來你有多少人馬番道是  
有五六十萬張保道那座營盤是兀朮的帶兵道狼主營盤  
離此尚有三十里爺七拿我的所在是先行官黑風高徽殿保  
又問那邊的呢番兵道這是兀朮烏國龍烏國虎在此監聽船  
隻的張保問得明白了說教多謝你統一棍把小番打死張保  
奔到黑風高的營前大吼一聲舉棍擡入營中逢人便打小  
攔阻不住被他打死無數拔出短刀割了許多人頭挂在腰間

回身又到船廠中正值衆船匠五更起來煮飯吃了等天明抵  
工被張保排頭打去有命的逃得快走了幾個無命的呆着看  
做了肉泥張保順便取些木柴引火之物四面點着把個船廠  
燒着了然後來到河口下船搖回去了這里小番報入牛皮帳  
中黑風高吃了一驚連忙起來已不見了只得收拾尸首安堵  
打傷小卒又有那小番飛報元帥道有一寨子把船匠盡皆打  
死木料船隻俱被南蠻放火燒得乾乾淨淨又打到先鋒營內  
割了許多首級過河去了烏國龍道他帶多少人馬來去了幾  
時了小番道只得一人還去不多時候烏國龍烏國虎帶了兵  
將追到黃河口但見黑霧漫江白浪滔天又無船可渡他兩人  
是個極性急的不覺怒氣填胸大叫一聲氣死我也無可奈何  
等待天明報與元水再令人去置辦木料招集船匠重搭廠遂  
不提目說張保來見家主報功李綱大喝道什麼功你不奉軍  
令擅自冒險過河倘被番兵殺了豈不白送性命損我軍威以

後若再如此必然定罪分付把人頭號令張保叩頭出營笑道  
雖沒有功勞却是被我殺得快活仍舊回到黃河口是去把守  
不提却說天時不正應該百姓遭殃李綱守往南岸兀木  
一時怎能渡得黃河之險不道那年八月初三猛然刮起大風  
連日不止甚是寒令番營中俱穿皮紙尚擋不住那宋兵越發  
凍得個上發抖再加上連口陰雲密佈細雨紛紛把個黃河連  
底都凍了兀木在營中向軍師道南朝天氣難道八月間就這  
樣寒冷了麼哈迷里道臣也在此想南暖北寒天道之常那有  
桂秋時候就如此令發或者足吉公之福也未可知兀木問道  
天寒有甚好處哈迷里道臣聞昔日郭彥威取劉智遠天下那  
時也是八月天氣寒冷冰凍了黃河大軍方能渡過今狼主可  
差人到河口去打探倘若黃河凍了汴京在我手掌之中也兀  
木聽了就令番軍去打聽不一時將軍來回報果然黃河連底  
都凍了兀木大喜就下令發兵竟踏冰過河而來那宋軍